



# 祭灶糖

■贾国勇

腊月初八飘雪花，家家户户把糖发。天热的时候不能做祭灶糖，容易融化。贮存时间长了也不行，糖分下降，口感就会发生明显变化。腊月初八，天上飘起雪花，温度恰到好处，人们开始做祭灶糖了。

祭灶糖的做法很简单，首先是一个“发”字。先用水泡大麦，使大麦长出白白的嫩芽，再用石磨磨成浆，和蒸熟的小米放在水缸中，通过发酵的方法使之转化成饴糖。其次是一个“熬”字。用小小的文火把这些饴糖煎熬成黏黏的糊状，可以用筷子挑起糖丝来。还有一个就是“晾”字。把出锅后的饴糖搓揉成条状，拌上芝麻晾干。晾晒期间，祭灶糖还在不停地发酵、膨胀，糖条内部呈现出蜂窝状的孔，才能有吃起来嘎巴酥、到嘴里甜丝丝的风味。

可以想象，此时做着祭灶糖的乡村是多么美丽：屋外，雪花飞舞，炊烟袅袅，孩子们有的堆放雪人、有的打雪仗，就连平日里懒散的小狗也欢快地跟在孩子们后面欢快地奔跑；屋内，燃着红红火火的柴火，处处飘逸着甜丝丝的麦芽糖发酵后特有的酸甜味道。大人边忙碌着做祭灶糖，边谈论着生活的美好，把满怀的希望写在脸上，笑意盈盈，陶醉在麦芽糖般酸甜的幸福中。

祭灶糖是用来供奉灶王爷的。在中国众神仙中，灶王爷是最基层的神，其级别比土地爷还要低。土地爷是一方百姓的土地爷，而灶王爷却仅仅管理着一家一户的事务。别看官职小，却有上可通天的汇报权：玉皇大帝要听到民间呼声，还得靠灶王爷如实汇报。

小户人家过日子不容易，不像神仙那样可以衣食无忧地过着悠然优哉的日子。平日里，为了生活，少不了做些有违“神仙规矩”、让仙家不高兴的事儿来。每当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的时候，这些小户人家心中就会忐忑不安，害怕灶王爷口风不严，把自己一年中犯下的“过错”说给玉皇大帝听。小户人家有小户人家的聪明，用一种名为“祭灶糖”的食品把心中的担忧解决了。

腊月二十三，祭灶糖准备就绪，可以举行祭灶仪式了！男人们先是在屋外燃起一挂鞭炮，然后挑出六根形状最漂亮的祭灶糖，供奉在灶台前的灶王爷画像前，女人们则虔诚地跪在画像前给灶王爷磕头，口中念着词，希望灶王爷“上天言好事儿，下界保平安”；孩子们则是从锅内挑出一筷子糊状的黏黏的饴糖抹在灶王爷的嘴上……

常言说，供神人吃。无论是供奉在佛祖前的水果，还是供奉在道君安前的三牲，最终都要吃进人的肚子里。供完了灶王爷，祭灶糖就成了孩子们春节到来前的第一道佳肴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食用糖皆要凭票供应，能吃上一颗水果糖视为天物。这也是如今电视剧中常常表现的话题。尽管没有水果糖甜，可祭灶糖也是糖，吃到嘴里也是甜，所以就成了孩子们盼望已久的美食。不过，祭灶糖和水果糖比起来，最大的特点就是黏性大，吃时粘得牙连牙，无论是嘴上还是手上都粘上了饴糖，要用温开水洗，才能慢慢地化开。

在供奉灶王爷吃祭灶糖的仪式上，可以感受到许许多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：男人们当是顶天立地，只能做放炮、摆供品等光明磊落的事儿；女人则是充分发挥柔弱的本性，靠磕头祈求灶王爷“上天言好事儿，下界保平安”；孩子们则是无所畏惧，把饴糖抹在灶王爷嘴上，就是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说话，警告之：见了玉皇大帝不要满嘴跑火车，没有个正道儿。

细数我们那儿的民间祭祀仪式，都非常庄重。无论是佛祖还是道君，在这些大神大仙面前谁敢造次？唯有祭祀灶王爷时才敢“犯上作乱”，想来还是有点儿道理的，大神大仙们是管大事儿的，并且，很多事儿和小户人家没有关联。倒是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事关一家一户来年的光景，仅仅靠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儿毕竟没有把握，不如给灶王爷点儿厉害尝尝，让他有所畏惧……

看来，小神仙想过好日子，也得左右逢源呀！

# 全家福

■杨岁平

四年级的阿盼趴在一叠相片前，在炕桌上画画儿。相片有彩色的、有黑白的，都是单人照。哥哥阿望甩下书包，问弟：“画什么呢？”弟弟紧绷着脸，眉毛紧蹙，不理哥哥。白纸上有五个圆圈，五个圆圈紧紧靠在一起，就像五个鸭蛋并排站在纸上。

“你画的是啥啊？五环旗，还是……”阿望问。

“全家福！老师要呢，咱家没有！同学都交上了。哥，妈长啥样？我对妈印象模糊了。”阿盼说。

“咦，你咋能把妈忘了呢？你看看我的作文本，写得很详细——妈妈出外打工了，和爸一起走的。妈妈很瘦，个子很高，就像是路边的白杨树。妈妈是长头发、双眼皮、鹅蛋脸，爱笑……”阿望说。

弟弟接着画妈妈。

阿望拨拉着相片，猛一拍脑门儿，有办法了！

阿盼望着哥，问：“哥，啥办法？”

阿望比划着相片，说：“这多好，全家福，我们自己做张全家福，可惜没有奶奶的相片。”

阿望拿起剪刀把四人的头像剪下，粘在白纸上，再将不齐整的地方剪齐。看着自己的杰作，阿望点头、微笑，非常满意。

“哥，全家福好像不对劲儿，没有

奶奶……”看着哥做好的全家福，阿盼提出质疑。

阿望把全家福托在手心，推远了眯着眼看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妈妈眼皮儿不对劲，我们再画个奶奶。”

阿盼给妈妈画双眼皮，两条细长的线，结果手一抖，线歪了，太浓，无法改了，就算是双眼皮吧。阿望让弟在头像空白处写俩字：奶奶。

阿盼拿着画好的全家福问奶奶像不像，奶奶连说：“像！像！”说完便转过身，揉着眼睛。

阿盼下午早早到校，把全家福贴在了墙上。别人拿的是彩照，他的是组合照，黑白加彩色，妈妈的眼眼皮儿是画的，“奶奶”还是手写的。

不管怎样，反正一家五口，也是全家福。

全班同学围观，冲着阿盼吐舌头，笑。

女老师把阿盼的全家福用手机拍了一下，走了。一会儿，老师拿来一张彩照贴在阿盼照片的位置。老师说：“当你们想爸妈时，就看看相片，看完相片，就要好好学习，要记住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打工挣钱，不易啊……”

第二天，女老师收到一张写得歪歪扭扭的纸条：

老师，您能做我的妈妈吗？不长，就几个月。

# 纵有疾风起 人生不言弃

■刘好

倘若情感的传递能够打破时空的枷锁，那么我想，在我奋笔疾书的此刻，历史长河那头的苏轼或许已抛开世事红尘，与友人赏景、饮酒、作赋。虽然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但纵有疾风起，人生不言弃的他用一生把世人的苟且活成潇洒。

心系苍生生成其远，心系国家成其大。林语堂曾在《苏东坡传》中言道“苏东坡是火命，因为他一生不是在治水，就是在救旱”。苏轼一生虽经历了三次在朝、十二次外仕、八方太守、三次贬居的坎坷，但他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，为一方官，为一方民，推行的输入法、疏浚西湖、修建苏堤……“九死南荒吾不悔，兹游奇绝平生。”他虽在政治上遭遇挫折，仍系国救民，因此受到百姓的爱戴，流芳千古。

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苏轼为人耿直，不善为人处事之道，铸就了他政路的坎坷。他的诗作总言国家之弊、百姓之疾苦，从事实出发，讲真话，不掩饰，使得

他为人不喜，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则是他真性情的显露。面对小人诽谤的艰苦卓绝时刻，他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但又不失率真潇洒的自我。

“身似已灰之木，心如不系之舟，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三次贬官使苏子逐渐成熟起来，“乌台诗案”使苏轼精神上孤独苦闷，但他的自省，使他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。他的情感也由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的愤恨逐渐乐观、豁达，并写下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前赤壁赋》等著作，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”几度遭贬使他看淡人事，并开始寄情于山水。虽在黄州过着“先生穷到骨”的生活，但他对待生活仍以乐报痛，也同样自得其乐。

“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。”这是苏轼的自省，也是作为时代青年的你我应具备的品质。纵有疾风起，人生不言弃，吾当以记怀苏轼先生！

